从棣花到西安

贾平凹

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300里。世上的大虫是老虎，长虫是蛇，人实在是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过我，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得走七天，一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破坏的草鞋。他原以为三伏天了，石头烫得要咬手，后来才知道三九天的石头也咬手，不敢摸，一摸皮就粘上了。到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了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买票却十分困难，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去县城，成夜在车站排队购买。班车的窗子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夏天里还能受，冬天里风刮进来，无数的刀子在空中舞，把火车头帽子的两个帽耳拉下来系好，哈出的气就变成霜，帽檐是白的，眉毛也是白的。时速至多是40里吧，吭吭唧唧在盘山路上摇晃，头就发昏。不一会有人晕车，前边的人趴在窗口呕吐，风把脏物又吹到后边窗里，前后便开始叫骂。司机吼一声：甭出声！大家明白夫和妻是荣辱关系，乘客和司机却是生死关系，出声会影响司机的，立即全不说话。路太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停下来，不是需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躺着，露出两条腿来。到了秦岭主峰下，那个地方叫黑龙口，是解手和吃饭的固定点。穿着棉袄棉裤的乘客，一直是插萝卜一样挤在一起，要下车就都浑身麻木，必须揉腿。我才扳起一条腿来，旁边人说：那是我的腿。我就说：我那腿呢，我那腿呢？感觉我没了腿。一直挨到天黑，车才能进西安，从车顶上卸下行李了，所有人都在说：嗨，今日顺到！因为常有车在秦岭上翻了，死了的人在沟里冻硬，用不着抬，像掮椽一样掮上来。即使自己坐的车没有翻，前边的车出了事故，或者塌方了，那就得在山里没吃没喝冻一夜。

90年代初，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相会没有减减速停下，灯眨一下眼就过去了。过去车少，麦收天沿村庄的公路上，农民都把割下的麦子摊着让碾，狗也跟着撵。改造后的路不准摊麦了，车经过刷地一声，路边的废纸就煽得贴在屋墙上，半会落不下。狼越来越少了，连野兔也没了，车却黑日白日不停息。各个路边的村子都死过人，是望着车还远着，才穿过路一半，车却瞬间过来轧住了。棣花几年里有五个人被轧死，村人说这是祭路哩，大工程都要用人祭哩。以前棣花有两三个司机，在县运输公司开班车，体面荣耀。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提了酒和肉回家，那毛领棉大衣不穿，披上，风张着好像要上天，沿途的人见了都给笑脸，问候你回来啦？就有人猫腰跟着，偷声换气地乞求明日能不能捎一个人去省城。可现在，公路上啥车都有，连棣花也有人买了私家车。那一年，我父亲的坟地选在公路边，母亲就说离公路近，太吵吧，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好穴哇，坟前讲究要有水，你瞧，公路现在就是一条大河啊！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蓝关，就可怜了那个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便觉得我很幸福，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过了2000年，开始修铁路。棣花人听说过火车，没见过火车。通车的那天，各家在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来，热闹得像过会。中午时分，铁路西边人山人海，火车刚一过来，一人喊：来了——！所有人就像喊欢迎口号：来了来了！等火车开过去了，一人喊：走了——！所有人又在喊口号：走了走了！但他们不走，还在敲锣打鼓。十天后我回棣花，邻居的一个老汉神秘地给我说：你知道火车过棣花说什么话吗？我说：说什么话？他就学着火车的响声，说：棣花——！不穷！不穷！不穷不穷，不穷不穷！我大笑，他也笑，他嘴里的牙脱落了，装了假牙，假牙床子就笑了出来。

有了火车，我却没有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那可是八车道的路面呀，洁净得能晾了凉粉。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传说着那是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惊叹着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每到黄昏，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拉着的货物像一连串的山头在移动，村人有的在唱秦腔，有的在门口咿咿呀呀拉胡琴，火车的鸣笛不是音乐，可一鸣笛把什么声响都淹没了。火车过后，总有三五一伙端着老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路，过来的车都是白光，过去的车都是红光，两条光就那么相对地奔流。他们遗憾的是高速路不能横穿，而谁家狗好奇，钻过铁丝网进去，竟迷糊得只顺着路跑，很快就被轧死了，一摊肉泥粘在路上。我第一回走高速路回棣花，没有打盹，头还扭来转去看窗外的景色，车就突然停了，司机说：到了。我说：到了？有些不相信，但我弟就站在老家门口，他正给我笑哩。我看看表，竟然仅一个半小时。从此，我更喜欢从西安回棣花了，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我说：面条吧。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锅，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但随着312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拉近了，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曾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棣花已经成了旅游点，农家乐小饭馆到处都有。小洋楼一幢一幢盖了，有汽车的人家也多了，甚至荒废了十几年的那条老街重新翻建，一间房价由原来的几十元猛增到上万元。以前西安人来，皮鞋印子留在门口，舍不得扫；如今西安打一个喷嚏，棣花人就问：咱是不是感冒啦？他们啥事都知道，啥想法也都有。而我，更勤地从西安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车每每经过秦岭，看山峦苍茫，白云弥漫，就要念那首诗：“啊，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给我一棵树吧，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只要你愿意嫁我，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

就在上个月，又得到一个消息，还有一条铁路要从西安经过棣花，秋季里动工。

「奏捷之驿」

迟子建

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300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40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6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蚀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合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

冬天封江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轧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开客车的师傅，在捡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

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

如今从我们小镇到漠河乡，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你想饱览北极风光，不过是一盘棋的工夫。

我还记得读大兴安岭师范时，每逢寒暑假，因为县城的火车站离我们小镇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而那儿又不通汽车，我在返校时，常常要搭生产队进城的马车。由于火车是夜间的，而我往往中午或下午就到火车站了，所以候车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坐困了，我也不敢睡，怕万一进来坏人，把我的包给偷了。因为旅行包里，装着书本、炒面和咸菜。那个年代，它们都是我的宝贝啊。

父亲1986年冬季在故乡突发脑溢血，由于没有及时找到车辆，他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时，耽搁了近三个小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终遭不治。那条十几公里的坎坷的故乡路，在我眼里就像一把长长的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总想，如果换做今天，父亲肯定能逃过劫难。因为现在从县城通往那里的车辆，不计其数。

前年我在翻阅大兴安岭地方志的时候，看到一段有趣的史料，清军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有三个兵丁从雅克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5月25日出发，穿越我故乡的莽莽林海，直达关内，6月6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帝收到了此报。5000余里的路程仅用了11天，堪称奇迹。从此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我在想，11天，5000里路，会留下了多少湿漉漉的马的蹄印呢？康熙帝大约不会想到，300年后，这样的喜报，瞬息可闻。

但母亲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啊。

双喜图（中国画）

曾经纬

眼前道路多经纬

王充闾

京沈高速公路从我故乡的身后穿过。每当路过这里，我都要临窗瞩目，有时还要停下来，扫视周遭的一切。当年那一条条凸凹不平的泥泞路已经为平整的柏油路所取代，从房舍到环境，村庄面貌一新。“曾岁月之几何，而乡园不可复识矣！”

百感交集间，我想起了三年前过世的一位族兄。1956年，他在邻乡一所小学担任教导主任。这天早饭后，外面大雨如注，学童们一个个“泥孩”似地踅进了院子。我那位族兄一向口无遮拦，面对这种场景，就和教研室的几位老师议论：“省报上刊登一幅《多情的雨衣》漫画：一对身着雨衣的青年男女，雨中亲密交谈，不料两件雨衣粘在一起，竟至无法扯开。漫画家应该有个续篇，名为《多情的泥土》，画一外来串亲的男子，雨天在泥路上穿行，举步维艰，整洁的鞋袜还有裤腿儿，深陷泥淖之中难于自拔，最后只好统统甩掉，穿着裤衩逃出。”为着这个“有趣的”设想，一年后，族兄被抓了辫子，划为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丑化解放后的新农村。

其实，他所说的尽管有点夸张，但道路泥泞不堪的情景，在地处辽河下游淤积平原的盘锦，当时确是随处可见。东北人都知道，牛皮制作的靰鞡，本是数九寒冬农民或者猎人踏雪出行的鞋具，一以防寒，一以穿行雪路时不致脱落，因有皮条牢牢地绑在双脚上。可是，在我们那里，赶上霪雨连绵的夏秋季节，有的却用它权充雨鞋。再者，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自然特征，你看，这里叫“鸭子场”、“莲花泡”、“沟坎子”之类的村落，比比皆是。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建设，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故乡的道路逐渐改观。有的把路基抬高，两旁修了渗水渠，栽上了成排的路树；有的填充了砂石、矿渣；后来又普遍铺设了柏油路面。路上的运载工具，扁担挑换成了手推车、畜力车，换上了“小手扶”、三轮卡，换上了拖拉机、农用汽车。从前，乡村僻塞，“道阻且长”，有的年岁大的人不懂得柑橘要剥皮吃；现在，通过空运，台湾、海南岛、东南亚的多种时新水果下树两三天，这里就可以尝鲜。

驾着改革开放的风帆，故乡盘锦奔驰在飞跃发展的大道上。机械化、良种化、水网化，使“南大荒”变成了“南大仓”，世世代代丰衣足食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全国第三大油田的开发，更为此间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丰收之路从地上延伸到地下。万古沉寂的荒原上，钻塔如林，机声喧响，一批特大型现代新兴工业企业平地崛起，使盘锦这头“新生的小老虎”，在经济发展、财税收入方面跻身先进之林，成为全国13个率先进入小康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看到一些资源型城市纷纷濒临困境，盘锦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早推进经济转型，改变一元主导的产业格局，因油而腾飞，也会因油而竭蹶。眼界拓宽、思路开阔之后，观念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由单纯地享用资源、固守资源转换为抓紧开发接续产业，凭借现有资源优势努力使生产要素向高端跨越。经过几年努力，目前新兴产业支撑能力已明显增强，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代表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非油气采掘业的经济比重已占一半左右。二是由单独盯住生产企业转换为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实现全方位的开放，公用设施向广大农村延伸；农业园区与工业园区齐头并进，培育绿色基地，发展设施农业；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湿地资源，建设“湿地休闲之都”。三是由招商引资扩展为招才引智，使拔尖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向新兴产业靠拢。辽滨小镇原本一个渔村，居然成为省重点船舶制造基地之一，构建产业集群化、区域协调化、资源集约化的新型产业体系，靠的是什么？就是人才集聚效应。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谁接近了海洋，谁就接近了财富。一个民族只关注脚下，是不会拥有未来的。盘锦人的气魄很大，现在，一座以船舶组装、油品、散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计划年吞吐量近亿吨的盘锦新港正在兴建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河海交汇处着手建设一座功能完善、生态宜居、富有时代感的新型水城，总面积为110平方公里，设计由德国一家城市设计院和国内一所大学完成。

这天，沐浴着湿润、清爽的海风，我和建设总指挥漫步在刚刚铺就的滨海大道上。放眼四望，到处都是一片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左手边，造船工地上巍峨的船体、高高的吊车，伴着电焊迸发出来的耀眼闪光，掩映着正在施工中的连接盘锦与营口两市的辽滨大桥一座座厚重的桥墩，再远处，掘土机、推土机在往复进退地整平工地。向右边望去，茫茫的海域蜿蜒着一道填海长堤，运输石料的自卸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往来穿梭，宛如一条巨大的自动传送带，石砌长堤随之而不断地向前延伸。堤堰外有两类船舶作业——运输巨轮满载着石料隆隆驶来；而笨重的大型挖泥船，正通过长长的管道向外喷吐滚滚的泥沙，成片的土地渐渐地露出了水面。

总指挥面对金光闪烁的海面，如数家珍地指给我看：水城主体部分由三个岛屿组成。那里是金融商贸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总部的设置，过去我们只注重引进项目、建设厂房，其实，大本营更为重要，那是最后财税结算的所在，现在已有广东与温州的100多家总部预签了合同，未来将有400余家入驻；那里是教育科研基地，包括综合性大学和一系列设施齐全的高新产业孵化基地、现代化职业培训基地；那里是原生态体验区；那里是文化娱乐区；那里是水乡住宅区……

笑笑饭店

李春雷

俺村有三大专业户：铁匠刘国珍、屠户杨二斌、菜农王天新。这三人都上过报纸，红头奖状挂得高高。

手擎灯台灯下黑。可在我们村这一带，却是宋老万打个喷嚏最香。

“咕噜噜……”只要你的肚子在我们村头这么一叫，准会有人给你指点：“沿马路往东走，出村二百步，有一个门朝南开的‘笑笑饭店’”。

“笑笑饭店”，三间青瓦红砖房，门前用树枝搭了一个凉棚。春天里，成群的野花“唧唧喳喳”地围上来，蒲公英就开在门槛外，而牵牛花则能攀上门前的招牌，竖起一串喇叭替小店招揽生意：深秋里，霜风如刀似鞭，四野落叶残花，却每每有几株眷恋的小草钻进小店的门槛里，青灵灵，娇嫩嫩，一直绿到腊月八。一年四季，窗内锅碗瓢盆间那个头戴白帽的，只要见到客人就会抬起蜘蛛网似的脸笑迎一声“请”的瘦老头就是宋老万，今年75岁。

“笑笑饭店”经营烤烧饼，肉片儿汤，服务对象是南来北往的司机行者和周围村里想换换口味儿的庄稼汉。宋老万的烤烧饼，个儿大，皮儿焦，层儿密，金黄黄，胖墩墩，看一眼就会唇齿生津。那肉片儿汤呢，浆儿柔，肉儿嫩，味儿鲜，喝一口便可胃口大开。

成安县城通往峰峰矿区这一条路上，车辆稠，行人多。顾客一进门，高唱一声“请——”后，宋老万把喷香的豆油往锅里一洒，老伴儿麻利地把煤气阀一拧，瓦蓝的火苗子便应唤地往上一蹿。接着，在煎炒的“喳喳”声中，宋老万不慌不忙，手巧得像一个千手佛，切葱碎姜，续水放盐，加油添醋……眨眼工夫，几碗香喷喷的肉片儿汤就随着宋老万那悠长的唱喏“来了——”来到桌上。然后，他就笑眯眯地站在远处，看着顾客吃。每听到一声“好味”、“真香”之类的赞叹声，宋老万脸上的笑容便向四外漾一轮。于是，他又忙着沏茶，不等顾客的第一个饱嗝打下，浓浓的香茶就又端了上来。

小小“笑笑饭店”，红红火火，宾至如归！

可谁曾想，小小“笑笑饭店”竟是一个亏损“企业”。村里信用社传出信儿来：自从饭店开张后，宋老万就没有存过钱，反而是每月都要取出几百块钱呢。为此，对企业管理颇有兴趣的我偷偷地对“笑笑饭店”进行了一番细致考察。

宋老万有8个孙子和曾孙，他在“家庭会议”上曾明确规定：孩子们闲来无事要到小店去。他还招引几个孙子轮流在店里吃住。这样，走了白吃的，来了白拿的，该流失多少东西？

宋老万没事儿找事儿，在小店里安装了一套家庭影院。每到晚上，小店便成了村里年轻人的乐园。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又懂事，有的喊“爷爷”，有的称“太爷”，或帮他拖地或帮他磨面。每每这样，他就得意忘形了，架起锅——做汤！于是，大伙儿敞开肚子，山吃海喝。长年累月，哪能经得起如此挥霍？亲是亲，财是财，老汉不懂这一点。

宋老万脾气大，手头松，记性又差，随意能借给人钱，而且不看多少。虽然大家都要还，可总有搬家丢了妻子的。再说，他还板着脸不肯收，收也收不全，“没这么多”。粗心大意，豪侠气派，这对于买卖人，能行吗？

老汉爱笑，喜谈论，字眼儿不深，话料儿却多。他没事就和老伴说笑，也爱找人说笑，更爱结交爱笑的人。这样一来，谁和他说笑到了一起，就酒饭管饱，分文不取了。

村民们下地时，都要携带饮用开水，有临时来不及烧的，就来小店里取。慢慢地，小店就成了村里的免费“供水站”。这样，他常常要抽出手来招待这些人，而且，还要占用灶火，能不耽误做生意？

再者，宋老万思想固执，眼呆手慢，失去了好多抓钱的机会。比如，有一次乡政府办了一个餐饮培训班，请他当师傅，培养十几个徒弟，月薪上千元，还不误正活儿。他却不肯过去，反倒把那些人带进自家小店，手把手地教，分文不取。好些天，小店没有正常营业。

还有，我看着“笑笑饭店”的牌子也犯咀嚼。“笑笑”？本身的意思也不正规……

分析这些考据，我认为“笑笑饭店”必须进行改革，杜绝各种跑冒滴漏。

“我哪是亏了本？”当我向宋老万讲明我的心思后，他却眨着迷惑的老眼不肯承认：“我每月都要赚哩。”

“赚？你赚了多少钱？”

“钱？我……”宋老万似乎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清亮的眼睛里翻起了疑惑的问号，“我赚的是高兴，是舒心，我赚得满屋子都是。我本来就是为了赚它的！我卖出一个人的高兴，赚回千百人的舒心。我老汉75岁了，不沾灾枝病叶儿，越活越往少里活，我哪儿赔了？”

啊，宋老万开饭店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高兴！

我百思才得其意。

这不能划定价值的抽象的东西，宋老万却在做着如此的生意。他不为赚钱，只为显示自己的劳动，只为自己的劳动能被别人承认，只为能和别人等价地交换乐趣，陶醉身心，把自己融进时代公共的欢乐中……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可，奇怪吗？细细想来，并不奇怪。这是一种建立在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目前尚不为人所注意的乡村生活，这是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正在悄悄酝酿着的一种崭新的现象，这是未来在现实中的美丽的投影！

1949 2009 放歌60年 人民日报社 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 征文专版

作品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daily.com.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901、65368903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59、65368760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9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3时20分 印完：5时40分